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三十四

忠義

揚椒山墓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家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

誥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令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辨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

城尋遷南京户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酟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䟽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名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其一名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佩

佩至斷指折脛不易詞詒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實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甆碗剌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

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慴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

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叅王君世貞為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其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

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臬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臬家禍尤酷今

十有二年公既受恩邺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為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為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為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

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
諓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幸
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
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
也爲摭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
之政詳具公所編年譜及藩叅君狀銘曰萬物禀氣以
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
死狥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澌滅皇明

聖易名建祠錫贈㢡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
並我銘揭之為世鏡

霍上蔡墓表　高叔嗣

嘉靖八年秋守河南都指揮軍事盧龍霍君録其考上
蔡知縣妣劉宜人死王事事河南高叔嗣讀其書其奏
曰給事中臣瓚言河南巡撫都御史臣璋巡按御史臣
鰲言上蔡破賊殺其知縣恩裂尸四置縣門其妻先自
磬於室武皇帝曰其贈光禄寺少卿劉贈宜人録其子

下有司治祠屋共祀事其碑曰賊斷上蔡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面猶生其傳碑同而與奏絶異人曰霍氏不忍其酷故傳避之碑蒙其誤始賊入上蔡城上蔡人相與謀脫霍使一人衣冠偽走賊呼我知縣來賊則羣執以去以其間使霍可亡去霍不肯傳皆漏不載傳不可信要之死不可諱徒使後萬世人疑者當以奏為正於是釆上蔡遺事勒石墓上遺事上蔡始為山陽設法省共餽私費為安邑不受富民請初富民翁獨死其妾

私其貨於養子乃逐其養子歸其貨於其族以食其妾
罷山民之為吏樵者遭官者劉瑾奪其官起家為上蔡
賊攻上蔡城凡一日夜城破猶巷戰城甲於故蔡城而
附之故破劉宜人先上蔡一日死宜人築臺曰望夫宜
人少上蔡十二歲繼娶始人以上蔡少子免賊初戕上蔡
於南門縣人收其尸上蔡少孤事繼母孝性不飲酒人
不敢干其介三仕家不益皆碑未載者十五事合前十
七事

沈束墓銘 張元忭

嗚呼自昔忠臣烈士感激於一時引領就斧鋸而不避世尚以為難至若以直諫蒙幽囚十有八年既出而辭榮忍凍餓以終其身如吾會稽沈公者古今有幾哉公諱束字宗安自稱梅崗子當肅皇帝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為低昂公初拜給事中每觸事憤惋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漏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憾其素不附己報寢公抗疏曰臣聞上有必

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涙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已意為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杖公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頎然立於前呼先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既數月而創始愈先是公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公未有子置妾潘與俱既至則公已下獄三日矣張孺人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

夫面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桔据女紅易升斗公獄中槖饘賴以僅繼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解及文言說内外本末稱名辨多要眇自得不苟襲先儒菑頰發為詩歌悲壯悽惋令讀者裂眥酸鼻庚戌冬敵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敵者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於朝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録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即敵可不戰而退亡何趙公竟斥去公在獄聞敵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

往來督戰以外疑敵而内翼蔽都城且度敵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於宣大宜傳檄諸路秉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輙又斥去曰因安得上書其後餘姚趙公錦以御史上虞徐公學詩以刑部主事會稽沈公鍊以錦衣經歷先後上書論嚴氏率被逮譴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搆者謂錦衣與公本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於公屬主者加械公手足公分且死誡家人庀後事張孺人

徬徨級衣袂具兩棺期俱死已而華亭徐少師聞之為中救得免然嚴氏日夜以蜚語中公浸惑上聽壬戌嚴氏敗公繫獄既十有四年而公父邠州公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公於是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一見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上意稍稍動矣當是時上常居齋宮好鉤察外事即獄中一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束㗋不休束曰豈有

喜及罪人者耶葢謾語而上信之會何公以尚疏救海公瑞忽有旨下何於獄而釋公公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乃踊而號曰痛乎生不敢死不含吾尚得為人乎於是枕塊水飲佯狂自廢丁卯莊皇帝登極首録諸諫者起公原官上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説書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藁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

食處之怡然有司蘄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有八微疾而逝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輙掩卷欷歔當食或廢箸由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公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以鴈書公之歸也以鵲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者然蘇尚拜官而公不拜蘇有子而公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天道其何如哉

沈青霞墓誌銘 王世貞

當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輙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無何而敵闌入塞都門不啟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敵獲我中貴人為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否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

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敵所謂貢者何耶彼傅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釋言者雄功臣敵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囁嚅言吾姑寛敵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趙理剌剌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喋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

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敵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益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貶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吾不言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喧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

喜助薪槱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戇爭為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其業以選愞避敵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敵大

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傷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曾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

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禄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奏捕諸白蓮教通敵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侯選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

來上疏論順指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指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論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究始大白贈光禄少卿賜祭録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指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指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

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强衛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强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敵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謫保安

而屬歲大祲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率相而為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沈公諱錬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袠次褒即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袞以穉免襄既白報公讎推太學恩於袞而身之金陵

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為國擊嵩不勝公從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韡韡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揩乎死而死矣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三十五

忠義

周蹟山墓誌銘 王慎中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懐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

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說蓋由

此夫君仕為户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榷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蒿目怛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户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後榷崇文門商税皆利權易染君絶無所

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非衣糲食挾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死也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葢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身狥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

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字弼泉州晉江人
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遲為
後上疏逮杖之日為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
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
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鋭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
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
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
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

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里寶蓋山之麓穿壙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顧有誌余不敢辭予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以為如

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死耶亦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張毅齋墓表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其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

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狥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闕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

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
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
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擠其名使人不
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
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歳值
額森犯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謨車駕戒
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
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

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阻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為順羣執羈絏御銜檿奉車駕還都鑾鈴不爽節蓋剸無脫者而國勢尊犖曾靡障陴戍壘之隳益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邊地

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絀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禄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遁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戾珉王儁辛賔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

人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掩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其始從公之族孫鄭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歔欷慨歎想見其烈而予又有感也予嘗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録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掩為不

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己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葢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歛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骼胔化為朔陲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砂礫委蔓草而喙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

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鄮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藁葛施石而狐兎穴室牧竪樵子頑慣不靈將有其踞嘷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為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兹阡土𢈪木孽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陁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其者

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絶去城郭
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遊客有講古尚
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
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
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之所剥蝕訪
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蓊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
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喧詫播為竒聞异蹟卒
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殁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

無益於是為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鄭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王東華墓誌銘　羅洪先

天其有意斯世乎必生任事之人維持而倡作之生平所期率汲汲於吾身是非利害之外幸而學焉斯聖賢其歸也不然意氣激發猶當雄偉豪傑振越一世而天下治亂恒必賴之吾嘗持以定士品而莫有信其然者往年嘗晤東華王子表御醫所當是時王子為進士年

纔弱冠色潔白若氷雪竟日不一接語後十四年王子
禀廣東兵備僉事東歸過余慨然身相許為語在兵科
時募兵山東曲折與兵備嶺南諸事甚悉其後數以書
問又三年為丙辰倭擾海上漸入温官府熟視不知計
王子主族議練鄉兵待之其年十月倭渡南溪入蒲洲
殲之於上金斬首十有六擒十四人扳其脇虜八十人
還之鄉明年復殲於梅頭斬七首自是倭畏永嘉埸不
敢犯永嘉埸王子之所居也戊午四月六日倭至梅頭

王子伯祖散官沛死之王子憤曰所不能戮力復沛讎者有如此海次日斬二首擒七人而他首數千方圍樂清十四日王子納其家郡城十九日兵備袁君祖庚來告急遂移袁寧村以便策應其日叅將張鈇來附是時倭圍郡甚急袁請援以張並進王子許之凌晨簡輕銳從間道往日昃伏起金罍遂遇害當變作時手猶射殺數人張兵相視甚邇無一捄者倭以鄉兵少之不知爲王子也總督胡公宗憲上死事於朝詔贈太僕寺少卿

立祠郡城㢘子世襲百户已而當道聞狀為之黜袁罪
張以伸王子則何及矣嗚呼當王子為兵科為兵憲以
兵死死職也今死溫何哉夫金不彈雀尸不代庖此易
知也出門反顧誰則無情且儒者之論多主委任權力
而敵瘲弭亂率諉武人即任職者猶且以此藉口彼肯
營其所不及乎士大夫居鄉豢養驕惰臨事則髙拱緩
頰譙責不至議者方以持重歸之王子計不出此而所
汲汲乃在吾身是非利害之外嗚呼王子其有大不容

已者乎或言王子有母在郡郡圍則母危王子殆死母也嗚呼是或然矣使無母其遂已乎王子其有大不容已者乎王子既殯西墩其子如圭自為狀走使不遠數千里索余為銘且曰先君靡日不言先生幸卒憐之余持書泣曰余後死矣忍不為銘按狀王子名德字汝脩少英異有大志舉丁酉鄉試戊戌第進士庚子授東昌推官善治獄巡撫曾公銑壯其人已而見纔弱冠乃更改容嘗署高唐民病汲開北門便之鑿土得石石文有

曰壯門開王德來人語為神辛丑臨清外城成以督工陞俸一級六月丁父憂丁未補大名會河南盜掠湖廣貢金衆疑在滑且指四人姓名為證有詔逮捕王子聞之自府趨滑驗狀無實執弗與河南將上奏未幾得真盜京師遂釋四人滑立生祠祀焉自登第至是十年不遷不知榮進比滿考會選臺諫乃與沈君東堅不赴考為當道所㡉授户科給事中二旬上疏言時政所忌上不加罪旋主光禄罷無名費財三月省四萬餘金庚戌

北敵入寇條陳十餘事首議開北門納奔民平通太
倉米價活諸餓者夜半遣中官至家傳旨允之無何募
兵山東軍資乏懼不足數則假便調簡民兵直以償之
易其名曰義勇兵始大集是時詔下特舉才望格於議
出為廣東按察僉事兵備嶺南至則以身率海兵鵰勦
村堡動至數百十人飲食兵器呼吸立具蠻寨惴惴莫
測次第就降會英德民兵盜庫金為海兵所獲知縣吳
希曾畏罪反坐海兵爭之不得遂引疾棄官不悅者劾

其擅違竟罷職異時王子所語募兵與兵備即此兩事

此兩事在王子尤不甚奇其居官廉慎過於處子執古

喪禮不眩時俗在諫垣歲餘凡四十疏詞極剛懇雖至

忤人而其人喜怒又足以張禍福曾不委曲少狥其意

生平所期惟知進則澤被天下退則福及一鄉以必不

負此心為主葢有人視以為無益而已在所必為人或

以為可緩而已不容以朝夕者惟其氣極憤烈而和易

藹然出於天性赤色厲聲未嘗或及僮僕嗚呼是果可

以死乎王子自五代世居英橋宋有諱惠者以長厚望於鄉高祖毓曾祖珽祖鐲父浥號橘泉以王子貴贈文林郎直隷大名府推官母林氏封太孺人娶邵氏封孺人子二長如圭府學生次汝璧襲百户女四長適禮部儒士張鳴球次許項光祖二尚幼王子生正德丁丑閏十二月十二日午時卒嘉靖戊午四月二十日申時年纔四十二銘曰孰不愛親而殺其身徵之聖人聖人曰成仁孰不愛己而輕其死告之天子天子曰勤事情之

所激嘗恐罔生謂非天與其成則既見之躬行事之可為尚不止此惟其心有不已夫是謂之志士

何孟循墓志銘　羅洪先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以諫死議者以為於事無益徒累聖德非人臣所宜或謂死者多緣意氣該動遭觸不幸實非得已自兩說出縉紳競慕持重以脫禍人亦莫或非之於乎若何孟循之死彼又何說哉彬方導上南巡禱祠名山取道魯衛淮徐江漢中土騷

沸而是時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倚彬内應比詔下彬
幸得便窺伺乃為危言撼衆懼其中沮衆亦相視揺手
戒莫敢出何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
黄鞏翰林脩撰舒芬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怒罪
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衆孟循業已隨衆
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辭極愷切且曰萬一宗藩藉
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葢直指濠不諱
也彬畏事泄不以進御孟循性復謹默恥矜伐人亦未

有知者至是慮衆為彬所脇又以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乞自今罷巡幸勿為左右奸佞蒙蔽鞏等無罪顧特寛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機穽既下孟循等於獄陰使衛卒多方拷之復嗾其黨指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堂毋得效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杖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為重輕至是密受彬意而

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而循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二日竟卒正德己卯四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安覺之前持哭曰主君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且今又垂空囊耶孟循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罪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疏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緘脩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葢是時一子世守方九歲孟循生成化丙午十二月十五日年止三十四孟循既卒南巡議

亦竟寢嗚呼若是者果不幸遭觸耶果無益於事否耶

孟循自幼無他好垢衣糲食不見頩色性故寡合不能

與富人游父嘗令學賈心厭之顧去賈為儒或言禄命

不利則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

舉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聞其名延為子弟師未幾當

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始拜工

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踵獘承訛

歳增羨以自潤甚則箕及尋丈商人苦榷過於虓虎孟

循更置一切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下令商自百金減筭三之一風水敗貲弗筭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筭者手實數自拏之藏郡帑數日會所入數以等減筭其或越貨敗令及私謁者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為榷令比去榷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賻而後棺也嗚呼人莫重於愛生所資以奉生者勢與利也非位不足以據勢而利之所在必貨賄而後通二者不可驟至而身之

不存又莫得以享其成夫然後死生旦暮之際不得不繫於情矣公於臺諫司権若此是其處世真若飄風浮埃栩栩然無所仰藉故進可以遂志退可以逸躬此其素定有不俟決裂於臨變者而豈計其得已否耶人言南巡之諫惟户曹不與工曹三人外他皆聯署以進有避而不署署而不往往而復規避者問之曰吾親老也不然則曰未有後也於乎即使無二患矣自顧奉生之資有不盡享其能決裂於臨變乎即有不幸遭觸與孟

循等幸使不死其竟無優劣矣乎此可以論孟循也孟
循名遵其先吳江人洪武初以閭左從江寧高祖文廣
曾祖澄祖瑄通星占歷數學天順間徵補天文生今通
籍欽天監以季子鉞貴贈監察御史父鐸母王氏孟循
被杖時鐸與家人墓祭歸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
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死矣夫已而果
然其素信於父母如此孟循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葬江寧德安鄉梅山村之原又三年辛已今上即位

褒先朝死事臣誥贈孟循奉議大夫尚寶司卿封鐸如其官母與妻狄皆宜人遣官諭祭其家録世守為國子生又十六年丁酉應天府請於禮部起祠祀之而世守自刑部主事擢判臨江府為政有聲三女適嚴時泰金旦徐琪皆士人世守二子應謙應豫又已漸長昔之逃死者泯泯焉爾於是人始以孟循之死為榮然不自知其見困於奉生則又安知死之榮辱與榮辱之所為辨也臨江使人言曰昔世守幼不能共大事致墓石有闕典

幸有以惠之余嘗忽議者之言不達於死者之心也因志墓備書之於乎聞者其毋以余言為無益也乎銘曰謂死為足重耶人之死不必如公謂死為不足重耶非公死不可以風有慕公者求其所以其榮與否在其後世

陝西富平縣知縣定五王公墓誌銘　張同德

萬歷癸卯七月十六日丑時富平令定五王公卒於詔獄再逾月喪歸於汴從子職方氏損伸卜葬於卒之明

年三月十日則為公狀挾而過張子請志若銘張子覽狀悲曰余於富平公之卒也匪直為志士惘實深為世道悲世道汙隆關乎士氣今之士氣何如也自言利之臣得信其說中使採山榷市擁傳四出使者四出而百姓無寧業百姓無寧業而監司以及郡邑長吏多不得其職於是賢者蒙死守官以狗百姓出其身而犯不測駢首就獄前後相望士氣摧折無復振矣悲夫悲夫定五公者吾鄉所稱賢豪負意氣者也諱正志字叔明父

諱中逵隆慶戊辰進士為黄縣令祖諱琇嘉靖癸未進士為名御史終官按察司副使世以清節著聞定五公舉萬歷戊戌進士初仕為陜西富平令公治富平要在抑豪右撫善良不能為人頫卬邑中權貴及大猾莫不心慴强項令不敢犯其孤弱則恃公袵席之不至阽於流亡是時中使奉命監礦税者徧郡國天下騷然關中為虐尤甚富平部中羣聚亡賴及富人怨家多附中使翼姦而修睚眦豪奪民財以為利廹脇吏民榜笞埶刺

體無完膚多至死者指富家某墓田某舍有礦金動即發屋推埋以相猲嚇必收重賂乃舍去百姓絫息重足朝夕不能自保公盡捕部民從中使為姦者收治之姦民亦陰持縣事以求中公公持之益急中使怨望公愈深公奮袂曰縣令受命天子拊循百姓今吾百姓為奴儕所魚肉安用令為令在必不忍使百姓坐困今日之事令當其咎吾豈為一身惜而致天子失百姓心乃疏列中使大罪三大端指其貪利虐下違法欺君利歸羣

小怨歸朝廷當明正其罪以慰人心疏上中使心悖乃
誣訐公阻撓礦稅公遂得罪有旨遣緹騎械逮公公聞
命怡然曰吾為百姓請命天子其濟百姓之福也得徼
君之惠以布之下臣何敢言功不濟百姓之辜也余奉
職以死亦且有辭以謝天下復何憾旨下之日兩臺監
司及兩中使具在督撫謂緹騎曰械具姑少緩俟入都
傳之公不可曰天威咫尺不違敢不伏辜且指兩中使
罵曰奴儕虛辭枉上殘虐善類吾固不愛一死異日天

心開悟奴儕無遺類矣抗首舉械具擊兩中使兩中使氣折而出既至都下榜之數十繫北司獄公日取羣書誦讀不輟左箴右銘遍於壁戶所著有定性諸說居二年竟以疾卒初公之赴獄也夢黃縣公招之去公不肯曰姑待之卒之兩月前公夢遊一神祠攝其䰟覺而精爽迷散復就寢往索之乃蘇中備王某亦以事繫南司獄與公素未通姓名忽公以手劄通問王持之大痛五日後與公相繼卒公初病即與同繫者訣翌日竟不起豈

其正直之氣發為明神神固啟之耶公賦性孤介好為
振厲之行少時早起適塾師所見遺錢於途不顧而去
既舉孝廉家貧甚公事一亡所干謁郡守蘄州劉公知
公貧適有豪家坐法劉公欲寛之則令持重貲為公壽
而私有請焉公遜謝卒不受也部使者及藩臬郡邑大
夫莫不重公人有過輙面折亡所少容人皆憚公或稍
引避公益喜自負以嚴見憚讀書至忠臣烈士即忼慨
泣下心私嚮往之卒以是及禍距生嘉靖庚申十月二

十四日卯時得年僅四十四娶楊氏無子從子惟佶為之嗣嗟嗟自古宦寺之禍至為慘酷陳蕃竇武躬總大政典禁兵卒不能袪除而及於難况其下者乎其罹禍曷可勝道哉或謂明哲保身當與時委蛇然志士發憤畢誠何所不勉夫中使虐焰方張當事者多選耎而不敢攖公豈不知言出禍隨顧露章發姦身當其怒雖其激昂峭直未必盡軌於中行然大節凜凜甘隕其軀以烈其名可不謂賢哉使公之說得行則天下礦稅之使

不敢肆其暴而困敝之民亦得少息肩乃幽繫圜土愠
匊以死世莫不憤公之冤而悲其志乃其論䟽具在讀
之勃勃有生氣公也其不没矣銘曰寧剛而折寧隅而
缺矯矯富平抗志砥節百年等死纖若鴻毛死而蹈義
巍彼山高烈操清風世德作配光於士林無忝厥位微
軀易捐榮名是寶赫奕千秋以當壽考玄壤封之職方
氏營之諫大夫銘之公實寧之後有作者於繹思

徐太宰行狀　陳子龍

冡宰徐公者諱石麒字寶摩浙之嘉善人其族人有别居於南畿之青浦里者公就試焉補其邑弟子員故又為青浦人其世系具家乘不具祖曰畫泉公其考曰心虞公其皆有隱德以公貴累贈至太子太保心虞公生三子公其仲也公少頴異心虞公愛之自授以經八歲能通大義九歲善屬文及稍長舉子業已傾其曹而公性倜儻羸秀多能顧沈冥天文樂律兵陣之書靡所不洞曉家日貧而嘯傲自得慨然有弘濟之志於科目泊

如也至贈太保公沒服除始為諸生年三十餘矣居久之舉戊午應天鄉試舉之者忠端黄白安先生明年試禮部罷歸而同年生某歿於途公為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甚至公復以女妻其遺孤同郡義之又三年壬戌成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司節慎庫國家水衡錢處無不與中貴人相綴連前後筦庫者或與交通共乾沒為國漏卮而是時逆奄賢初用事勢張甚屬視諸曹郎顧方欲得政與南司爭時時察郎署中賢才有聲者以

禮下之苟當意即得美遷以示恩示重其所以羅致公者至再公方嚴自處不少顧奄始不悅當是時光考陵園未竣而奄方興三殿之役欲自以為功督責甚急帑藏不繼公累疏陳便宜期於省浮費蘇積困奄旣格不行而浚削無已每請公必以令甲折之故事每歲納內員靴料至費縣官不貲蠹至鉅萬是奄賢欲以惜薪金錢借支已得請於上而公猶固持之遂大忤奄意大獄起楊左諸君子相繼瘐死坐贓累千公之師黄忠端亦

在繫時支蔓鈎連道路以目無不引避倖免而公獨首約同里為魏忠節公償所坐黃先生所受誣差少公獨為稱貸上輸冀出之若盧較事者以報奄奄深銜之益思所以中公而會戚畹王昇等矯領賜塋瘞金公疏發之下詔獄奄即厲昇子國興造浮辭誣公冀反噬詔并訊公條列昇父子罪狀甚著白奄不能絀事得解然猶罷公官以歸人尚為公危懼公曰我惟守正俟命耳何畏隨以太夫人喪廬居得免復命及先帝御極誅大憝

名用諸去國者公與焉凡是時賜環起者無不立躋華要而公恬淡不競久之始補南祠部郎無何改吏部文選郎滿三載會乙亥當察京朝先帝知公廉正諭廷臣云留都去輦轂遠聲聞易混欲繩違舉過澄清流品必得端直之士主之已而特旨改公為考功郎主計典蓋異數也公感上知遇益自勵精别淑慝不狥親故一二有大援及負聲望者皆屏黜不少顧時南冢宰為建德鄭公大賢素重公可否無異故益得發舒而是歲南計

為從來所未有旣而被斥者知其至公亦不能怨也舊例考功計事竣即擢京卿以叙勞時烏程當國惡公斥其私人託他故特勿予久之始升尚寶卿尋轉應天府丞攝尹事尹事最劇而任者每自謂位列九卿不甚親細務如有司往往委事參佐公探擿鉤較不少懈使十餘吏抱牘左右決之無不精暢民翕然稱焉惟恐公不得眞尹者京兆試士例丞主之南都士習囂公日率而糾虔訓誘之進其秀彥與之揖讓一二敗類者屏之郊

遂會賔興公所取士異等十五人多得雋者一時以為盛事云公攝尹半載所興革利害不可悉數尤傳其振驛困一事天下郵傳多凋敝而江東尤要衝輶軒往來既不絶而諸臺使者吏卒軺傳徵發絡繹即無不虎冠貙聲奉符持牒斥叱驛吏如輿臺每班馬而釋之索重賄始去少不當意則箠擊之或斃道路故馬户之役最苦馬户者非素封之民則高貲商有司所檢報者也其人既不閑牧圉而畏見吏勢必僱吏無籍者代之此輩

衣食其中往往與吏表裏而恫喝其主貴無限故一麗
此役無不破産南都空虚民貲無滿數萬者職此故也
公議以額設之糧官為募人收馬供用可悉罷僉報遂
列十二條或移御史臺或上請著為令又蠲尹所設紅
船座價九百餘金以厚其糈復以二百金協濟江淮驛
俾接應疾置抵驛下於是歷世重困之民咸慶更生而
傳車亦無留滞之患矣戊寅春大司寇鄭公持法平以
鑄局屯荳二事讞決失上意下於理鄭公海内耆德而

上方震怒不測百寮趦趄無敢言者公適入賀元會因
極言主上嚴行峻法上下不交漸成岙𪅁故上天應之
以災三時不雨大可省懼且清直大臣以執法頌繫上
累聖德疏上人咸為公危之時宰揣摹上旨擬用重典
以懲言者越三日上御門畢忽召羣臣申飭大要以非
不知司寇清而清固人臣分内事安可自恃析律執法
今念其老姑釋之因戒諭羣工數百言皆上所口占越
二日傳宣中外懽頌益國家故典鮮有於御門之日宣

諭者即上所逮治大臣未有六日即釋去者天下咸仰
先帝之明而嘆公格君之深也公自元年由廢籍起歷
官在南十二年至是始名入拜左通政轉光禄卿上鋭
意於治力崇節儉至有終身布疏之諭而食監供具積
習久概多浮汰中貴人每黝之謂帝王家事大烏用書
生屑屑較籌為公弗顧也覆奏諸冗食可罷者罷之可
省者省之以成君德寬國用上悉嘉納焉晉通政使先
是上雅尚綜核兼採聽闢布衣上書之路游光交會之

徒馳驛闕下叩銀臺門或獻策求用或有所告攻訐往往得售其説倒置無等主者遏之則噂喈反唇至挾持語不可忍公計此輩非可以勢格也日進其譊説者就其封章句駁而字比之析之以理繩之以法使窮於辨而悔生焉葢洶洶而來俛首而去者十有七八矣其必不可曉諭者則移之各臺使自為理不輕以上聞也故自公作納言而告訐之風少息上亦不以此病公無何遷少司寇攝御史臺署部事時賈索恒湍公日夜閲積

牘凡三月而出滯獄萬餘得活者無算至有以欵陳新甲事誤國者其人雖在禁自負得上心多與援公立傳爰書遂至棄市海内快之晉大司寇益自陽羨再當國頗能推廣上意進一二舊德收物望然其人儻蕩好諛其於君子陽浮慕之而小人以非道進者不能拒也以故天下日益亂而君子亦不能久於其位自公為納言少司寇時相君時致欵洽示接引公落落若勿知也者而會上欲廣輔弼召九卿以下面對公獨辭以疾於是

上有所爰立有所嚴譴而天下咸以公淡於榮進相君亦稍稍知公薄之矣及公正位爽鳩未幾而有熊姜二給諫之事當是時方以邊警大嚴上甚憤怒而外庭浮薄之徒有江南北分黨之徒上微知之因出中旨諭羣下毋結黨而姜君埰上言黨非盛世所宜有不知陛下何所見而有此諭恐啟奸人窺伺端上震怒而熊君開元新從謫籍來極論時政微及元輔則上意已移而難大臣并予杖下獄御史大夫劉公中丞金公咸以廷諍

譴去公復繼之大要以國事至此奈何以喜怒塞言者路上弗聽公竟以此去國然臺省交章以為公老成不宜去上亦時時念公語諸大臣有總督本省之議議未定而西寇益亟公旦夕遣幸官偵探至廢寢興已知漸逼畿甸痛哭竟夜質明遂為文檄同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壯首赴難題曰當哭文多不載不十日而鼎湖之問至矣公一慟垂絕絕粒者數日已而曰徒死無益當圖報仇然後見先帝於地下耳遂定繼嗣嫁二女悉遣

姬媵厲必往之氣枕戈投袂履及於室皇見者雖懦夫無不感動未旬日而弘光帝監國尋即位起公為右都御史旋晉冢宰是時南都草創天子恭默中貴人勳戚外鎮互相附麗政柄不一請託公行公單車就道幹僕不過三人至即居公署中門無私謁嶷然獨行其意諸司所呈無巨細必親自裁決或批駁再四務當乃止因條上七事一曰定官制以肅體統二曰慎破格以養名世三曰行久任以臻實効四曰慎名器以端士習五曰

嚴起廢以維國法六曰明保舉以儲真才七曰交堂廉以銷朋黨又以年例之設所以佐計典之窮自更例轉爲優升而優劣莫辨勸懲兩疑矣事雖報可而中所陳多忤權貴意及會推諸大寮惟核才品不狥方隅執政者益不懌啟事多格不行用人或以中旨不由部推而一二思躐要津者以公不滿其意齗齗如也推登極恩進階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然公志已決一日朝罷有一中貴忽於衆中揖公曰公非大冢宰徐公耶曰然曰𡻕

有門生其令者才而賢可任公屬吏公有意予其居中
能為公地也公愕然拒之退而自念雖先朝閹寺極横
時亦無公薦人於朝堂者綱紀墮壞盡矣因上疏糾論
留中不報已而推臺省年例當坐為藩臬者其人竟留
用因上疏排公公遂謝病以歸在銓堂三月耳舟次京
口見壯事日廹復馳奏以前使不可恃宜再遣忠義大
臣通和好約討賊而内脩江淮守禦其惓惓不忘君國
如此蓋自公歸而秕政益甚宵人盈朝國事遂無望矣

公既歸嘉禾明年六月郡城破公自經廳事北楹是月二十有六日也公嗣子爾穀間關百計凡二十餘日始得入城負公屍置擕櫝中以出方當溽暑顏色如生鬚髯戟張凜然生氣忠義之士史冊所載蓋豈誣哉公清高絕俗其澹泊自處天性然也歷官南都凡鹽豉米醞多取給於家轉而壯也去家益遠則益自節儉凡官曹所餘長物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公必襆被登車毫無膏潤自在繕部節省金錢數千用助殿工又恥居其名

留餘後來者以尚璽攝太常餘帑千餘金攝京兆也羨盈萬金皆貯公藏勲卿典大官物例有所謂呈樣者公嚴絶之少司冦時郎官以差還者知公清嚴絶饋遺第以一二方物託客以進公固辭客固請之公曰寧自為好官而候餉人者乎卒却之為尚璽也當歳除騶役向舊銓署中取一竿供爆燭之用公訊所從來即立斥其人不復用其守嚴防密如此類也故通籍二十餘載歴清顯至統均而田園不滿數頃書史數千卷而已公樂

易愛人溫藹贍於持論與人言娓娓移日不倦凡事糾
煩難決者每以片言解令人爽然自失客至無論貴賤
皆和顏接之毫髮之善靡不稱道下吏寒士才行可録
而厄於無援者苟可引不遺餘力終不告人人亦有終
身不知者故人皆以公為長者及與議正事或干以私
又毅然不可犯也公既以傾身下士而士之真偽優劣
恒一見決之無不衡當雖交滿天下然生平同德稱蘭
石者莫過於御史大夫劉公宗周大中丞祁公彪佳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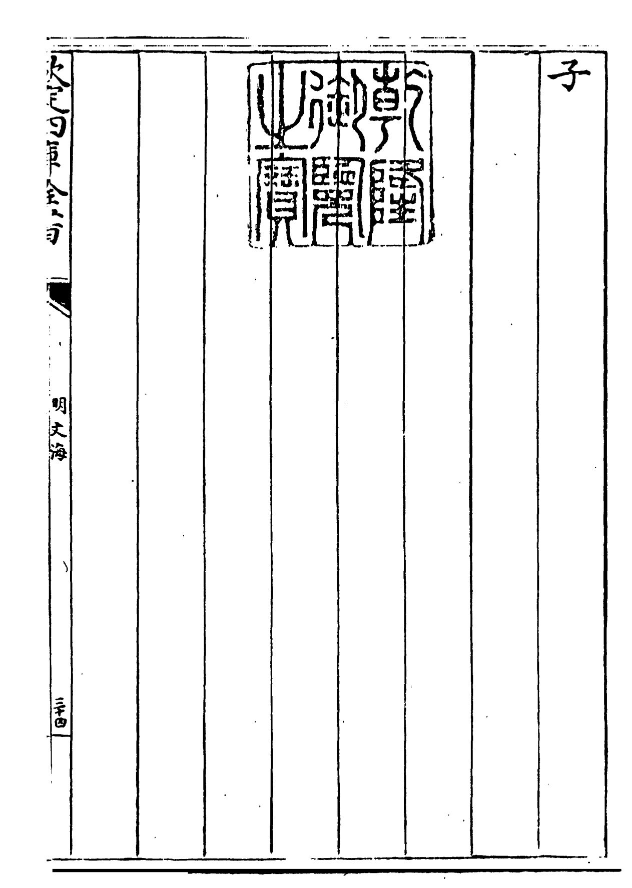
納言侯公峒曽考功郎夏公允彝今諸公皆與公相繼
殉難即公之取友可知也已予嘗私謂冢宰之德清嚴
廣大俱不可偏廢而尤以規鑑爲本即前輩多賢如徐
公者鮮矣及公登用而事已不可爲國運方頽善人無
禄豈不信哉公性純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禄養因自號
虞求以志永思甲申有司採贈公隱德崇祀學宮公老
矣爲文以祭泱淫淫潰紙間猶孺子慕也事太夫人色
養備至母族有以産來售者强買之既貴名其人各還

之曰俾毋忘太夫人之德公兄弟三人素愛惟伯兄一子視如己生弟有女毁産嫁之常邀名師相祖墓云法仲不宜子當遷公謂季虞存曰我與若皆無子惟伯兄一子當遷與否俟伯兄主之遂卒不果此公違命恭友之一端也公博學强識條貫經史七畧九流類能洞徹尤長於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文章古雅淵茂出入東京三國間章奏謇健而婉懇至而辨故雖直言正辭每能回人主之意尺牘雋永可誦餘文斐然稱作者旁遂二

氏之書亦為人道也公生於萬歷戊寅沒於弘光乙酉
壽六十有八娶顧氏繼室馮氏皆有婦德俱贈一品夫
人顧夫人生二子馮夫人生一子皆不育立族子爾毅
柱臣為嗣事具公立後說嗟乎子龍安忍以狀公哉子
龍少而辱知於公資拔奬致邁於等倫癸未之冬公以
大司寇家居予役於禾郡見世事傾蕩相與咨嗟公曰
足下方壯當勉力事功我老矣若事不可為惟辦一死
耳及公居冢司備員言路事無鉅細罔弗諏詢時邪說

充塞志不得行予先爲拂衣計公曰子旣勇退我老人安可施施於六卿之上以自致狼跋哉行且休矣予歸一月而公亦去國三吳淪覆予行遯於野公三遣使貽書相勉不踰月而公殉難矣嗟乎子龍旣不能輔公之志又不能從公以死其何以狀公哉第以生平知已無踰公者而海内故老遺臣漸以凋喪子龍雖生晚幸稍習公今亦旦暮且死誠不忍無所紀述以沒公懿行故忘其無文不辭爾穀之請而編次其畧以俟立言之君

子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四至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璜

謄録監生臣施銑

謄録監生臣黄爽遐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三十六

忠義

黄忠端公神道碑銘 文震孟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亡社稷三者未有甚於此則以黨與奄宦合而為一也振瑾之時小人附之者猶視為旁門曲徑惟恐人知而兩

奄祇惡其害己者亦未嘗槪仇正人聞之爲正人則慕其名而願下之振之於薛文清陳澹然瑾之於蔡介夫王懋學康德涵皆是也逆賢之時小人附之者視爲康莊大道共知共見凡爲正人者爲小人所惡即爲逆賢所仇不必其積怨逢怒於己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衆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滌地無類矣使其時而外廷之朋黨無與於奄宦一勝一負即君子常負小人常勝亦不過如皇祖之末年而止奄宦之擅權無與於朋

黨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亦不過如振瑾之凶德而止嗚呼新法之行吾黨不為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奄人以報復者則君子激之之過也其時白安黄公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誹乖之際葢每事必盡其忠告無奈諸君子喬然各有自喜之心未嘗不是其言是其言而不能降志相從卒使公與諸君子同盡吾反覆公先機之智始喟然委之運數耳自東林為物望所歸清議出焉海內謂之正人浙人承三相之衣鉢崑宣附益之與正

人為難者也天啟癸甲間主持國是者多屬東林浙人以累勝之餘一時見挫其人每好奇計會逆賢挾客氏内收宫中之權猶慮不能無反側者思結外廷以為羽翼當是時内外之勢浸浸欲合雖然范文子曰能内睦而後圖外不睦内而圖外必有内爭使君子無内爭之隙廉恥名節人所共惜何至竊比薰腐自甘溺唾乃内爭迭集於數月之間奄禍黨禍始相須為烈矣阮大鋮長吏垣桐城嘉善不睦大鋮上疏終養借一去以發難

公移書大鋮勉之和衆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古
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念及國家
之故則不得不隱忍相成未有逞於一激者也太宰調
鄒新昌於考功不由咨訪同鄉臺省章允儒陳良訓起
而爭之公為調人於江右高邑之間冀息其禍而桐城
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之禍遂
不可遏給事傅櫆結逆賢養子傅應星東廠理刑傅繼
教為凡弟阮章合謀使傅櫆奏左魏與汪文言交通狀

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下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計天下事嘗欲知公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文言之謂乎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文言不可從劉鎮撫喬計畫得不竟其獄亡何而楊副院二十四罪之草具公曰諫官章入或聽或不聽可姑置之公大臣也一擊不中禍移之國矣副院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副院默然而卒上之逆賢於是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公勸副院

致政而去曰公一日在朝則魏忠賢一日不安事愈決
裂矣副院曰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死而有益亦
是不妨公曰君子可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言
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
副院然之深念者數日而令李仲達過公再決去留公
謂李公曰去留當決諸已姑息之議豈肯以去之一言
進乎南樂魏廣微者緣逆賢得相其父允貞故以風裁
有名於東林由是未敢顯背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發

露之公曰不可昔劉瑾之禍成於焦芳二魏之交過於劉焦使其無返顧之慮吾輩何所稅駕乎嘉善笑曰應山擊内魏其擊外魏無論濟否皆後日史冊大節目也公正色曰奈何以國家之事殉凡名節乎嘉善不以為然疏上而廣微悻悻疾視取朝籍甲乙於姓名之上懸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視此可舉網盡之矣晉撫缺其鄉人共推郭尚友冢宰吏垣不聽公曰新昌入銓難端未已今晉撫又違鄉人

之好抵巇投隙難将復至卒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承

二魏旨言應祥於吏垣有師生之誼私也内批着議而

東林之主持國是者一時盡逐從此小人競進呼嵩勸

進立祠裂土妖母奄兒禁於四路寒庫檻車填茲俊及

此皆振瑾時之所無也而其激而成之者皆在此數月

間從公曲突徙薪之謀亦豈遂至是乎然公於二十四

罪未上之先疏言阿保重於趙嬈集旅近於唐末蕭墻

之憂慘於寇盜毫末不扎将尋斧柯已為客魏所恨及

揚公劾奄公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人言畏主知則尚
有顧忌及其已知之已言之形見勢窮始與士大夫爲
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克即干戈
取之亦難爲力矣萬郎中杖死公又痛諫廷杖非制王
振劉瑾爲之一二奸人踵而行之後世有秉董史之筆
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天啟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郎
中萬燝上疏劾閹宦魏忠賢廷杖一百而卒可不爲皇
上之累哉公三疏逆賢妖媼皆激烈或請與和平之説

異公曰𣅜諫官也諫官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
休否之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公諱尊素字真長別
號白安黄氏其先婺人有仕為慶元府通判者建炎四
年金人陷慶元守臣劉洪道遁通判死之子萬河避亂
徙居餘姚之黄竹浦其後七世孫文茂登泰定甲子進
士授餘姚州州判從學於吳草廬為高第弟子入國朝
均保為北平御史㧑失其官與同邑陳子方死遜國之
難又數世璽萬里尋凡三年而遇之道旁璽生諒諒生

稔稔生大綬贈太僕寺卿大綬生曰中封太僕寺卿公之考也母盧氏封太淑人公學不專章句肆力於詞賦不名一家舉萬歷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中湯祭酒世之所號為宣黨者也居鄉頗横公繩其紀綱不許干吏法考選將行大姓置私獄殺人公按之如始至弗委後來入為山東道御史請名用鄒南皐馮從吾劉念臺諸賢以惜老成請名對以勤聖學而尤注意於邊事凡公所陳皆安攘大計不欲以末務小言暇豫清時也

臺省會東閣救止廷杖羣奄數百人恣口横詈閣臣俯首不敢發語公叱之曰内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為者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羣奄懾其氣岸皆辟易而去公精典故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曰黨禍將興宋哲宗得璽蔡確等傅會之改元元璽君子貶黜無虚日今天人之數何相合哉乃上言有弘治中令甲不當襲宋事五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

聚室占主營建殆有三殿之工耶已皆如公議巡視茶馬出城曹欽程論之削籍奄人李寶又劾公家居講學被逮使者至吳為百姓箠死公聞之間道投獄縣令祁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視海內男子也山陰劉公念臺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祇以無濟國是抱愧而已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古今再見公至獄與李公仲達周公蓼洲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忼

慨怒罵之後繼以詩歌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
用戚我我於此豈減黄霸之受書哉逆賢使許顯純以
次拷掠李公困甚公考竟次及李公公復就拷許顯純
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為之
改容公致命之事秘不能詳有商人童徳維出獄語公
之子宗羲曰被害之日公與李公隅壁而處公索酒痛
飲遥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於帝所耳起攝衣北向再
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後就死𥁞天啓

六年閏六月朔日也明年今上即位魏忠賢以謀反伏
誅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立祠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已
上辨李實原疏墨在硃上乃逆賢追取其印信空本命
李永貞填寫之者於是以李永貞代李實減李實咸之
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人長宗羲次宗
炎宗會宗轅宗彝崇禎丙子二月宗羲過余將以是年
冬十二月葬公化安山請銘懸棺之石往余庚午識宗
羲於京口舟中時南都試回出其硃卷讀之余惜有司

不能知之後當以古文名世今宗羲及宗炎宗會已皆有文譽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和平之德其食報自當過於諸君子也銘曰常侍黨錮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黨人盛於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以長熹宗之初厝火伏殃内則奄媼外則玄黃兩者欲合畯眛未彰於惟黄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啟内爭化奸爲良奈何君子視聽茫茫盲風惡浪敵起艅艎抱薪救火佐鬬逢僵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

進於犇有光百𤔔君子寄命𥿄鐺吁嗟黄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不以勇傷碧化名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章千秋萬世下馬徬徨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四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五

墓文三十七

名將

沈紫江先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儀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于忠調奉儀衛景泰間遷奉儀衛于貴縣于是沈氏家貴

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于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畧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强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封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髀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殲之奪還賊所擄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

人首虜多礌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劉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内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功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思田參將七年劉落春多首虜八年調柳慶參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為柳慶參將帶鏢佩弩箐箭聯絡環廣右為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刼大掠燒城掊庫無月不有廓清為難

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江右最勁喜人怒獸顙黨鬬讐無歲不有鈐轄為難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緝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隂事坐犢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獮之則公之所以殲渠里也土酋慮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

懐縛二層馬峽火黄馬筆七山曇應諸谿崗凡五十餘所獲覃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十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為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諜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薄賊壘賊尚醉酒齁寢入其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于山都督雲為木主而生祀之以配于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為都督僉事摠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敵大入邊召

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于宣大遂摠兵江淮二十五年調摠兵廣西公為參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為賊而狼死不敢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盜治盜之策可使猺獞皆為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

敢有他望又眈戀巢穴非能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芽

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

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

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

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

獨以能將知公公為將其奇策遠筭世亦不能盡知然

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撫議設流官

公曰必且挾恩恩為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

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為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為參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遊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于公曰古之為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為塋竁臥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為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邪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為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顴赬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摵獲與卮無不

歡然處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谿谷飛箝綱絡神鬼不能測或誚公譎公曰吾譎賊耳非譎人也知公者以為然配帥夫人子三學有父風其次覺次贇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溗里北睇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為之象祁連山象鐵山于其

墓以旌其烈于不朽公平諸猺清廣右猺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駕撫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陲也其所象益未定云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五